【理论研究】

浪漫派之“孤独”:从“忧郁”到“荒诞”

曾繁亭

【摘　　要】经由忧郁成性的“世纪儿”形象,“人群中的孤独”这一现代人的命运在浪漫派这里第一次得到正面表达,个人与社会、精英与庸众的冲突从此成了西方现代文学的重要主题。将“人群中的孤独”与艺术家独特的命运相关联,浪漫派作家制造了诗人被冷酷无情的社会和庸众所毁灭的悲情传说。正是以浪漫主义作家笔下那些忧郁成性、充满悖论的古怪形象为基础,作为个体本质或命运的“孤独体验”在克尔凯郭尔的哲学探究中才终于发酵成为构成“荒诞”观念的核心要素;也正是经由对孤独个体之精神矛盾和情感悖论的关注,浪漫主义文学才为存在主义哲学进一步阐发“非理性的人”做好了准备。

【关 键 词】浪漫主义;孤独;忧郁;荒诞

【作者简介】曾繁亭,浙江工商大学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欧美文学、比较文学研究。

【原文出处】《外国文学研究》(武汉),2019.3.59~6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15ZDB086)。

一、“人群中的孤独”

“一切法规、仪式、教条和原则全都消失;每个个人通过一个特殊的过程就使一切成了自己的东西”(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3:257)。不可名状、难以通约的个体意志,挣脱社会规制的羁绊走向独立自由,却又难逃失去社会依傍后的无所凭靠。失去了基督上帝在人伦道德中的规范诫勉,又抛弃了理性主义对世俗生活的规制指导,浪漫派那些精神自由的个体在个性解放的狂欢过后忽然体味到了刻骨铭心的孤独。

事实上,浪漫派尊崇个人的自由意志,而自由意志极度膨胀的自我,注定了只能是孤独的。既然自由与孤独相伴相生成为人生不可逃脱的命运,于是,“世纪病”的忧郁症候便在浪漫主义文学中蔓延开来。追随着少年维特的足迹,夏多布里昂的勒内、拜伦的哈罗尔德、龚斯当的阿道尔夫、缪塞的奥克塔夫……一群满脸忧郁的主人公便一路蹒跚着纷至沓来。通过这类形象,“人群中的孤独”这一现代人的命运在浪漫派这里第一次得到正面表达,个人与社会、精英与庸众的冲突从此成了西方现代文学的重要主题。

法国浪漫主义之父夏多布里昂最早触发了正在时代深处潜滋暗长的“世纪病”——一种灵魂深处难以排解的孤独与厌倦。《勒内》(1802)中“年轻的主人公将自己淹没在厌倦忧郁中,与其说是在被动地忍受孤独,不如说是在孤独中孵育培植心灵的虚空”(Travers 18)。小说刊行后旋即风靡法国,并迅速弥漫整个欧洲文坛,俨然成为世纪之交新旧文学交替的标志:

> 一群诗人勒内和散文家勒内数也数不清:人们听见的都是悲哀的、东拉西扯的话;所写的只是风和暴风雨,只是云和黑夜的不可理解的话。从学校里出来的无知学生,无不梦想成为最不幸的人;十六岁的小孩子,无不耗尽了生命,无不以为受到其天才的折磨;在其思想的深渊里,无不投身于模模糊糊的激情中;无不拍着苍白、脱发的额头,用一种痛苦使那些目瞪口呆的人吃惊,对这种痛苦,他和那些人都莫名其妙。(夏多布里昂776)

尤其在其故国法兰西,勒内的同道者甚众。阿道尔夫、阿莫里、奥克塔夫……紧步勒内的后尘鱼贯而出,络绎不绝。不论思想还是行为上都堪称勒内的胞弟,孤独而痛苦的阿道尔夫游离于社会群体之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外，只有在完全独处时才感到自在。是的，一个思想活跃的人，必然会对世俗教条感到厌恶，“每当我听到庸人之辈自鸣得意地论述道德、习俗、宗教等领域中那些众所周知且不容置疑的普遍原则——并有意将其混为一谈时，便忍不住与他们唱唱反调”(贡斯当43)。越是失却了行动的意志，敏感心田上的各式念头就越发茁壮疯长，也就越发“变得孤独起来，而且越是陷于冥想就越发变得以个人为中心，因而越发变得容易苦恼。最苦闷的是那些脑子最发达的人”(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1：43)。

独自静坐在岩石上，对着滔滔的河水与广漠的荒原沉思冥想。浪漫派主人公的忧郁既表现为与庸才对立的那种天才之曲高和寡的“高处不胜寒”，也体现为那种导致了对大自然之爱的孤寂与苍凉。那位使拜伦一举成名的风中游子恰尔德·哈洛尔德称“远避人类不一定就是憎恨人类，和他们一起厮混简直是受罪”(拜伦143)。“古堡矗立着，像心灵的孤高，虽然憔悴，但决不向庸众折腰”(130)，于是，剩下的也就只有难以排遣的孤独和无法解脱的悒郁：“旅人的心是冰冷的[……]旅人的眼是漠然的”(62)，他本想从海外游历中寻求解脱，可随着对现实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他的性格也就变得越来越孤僻，只能尽情地陶醉在大自然里。

因为一刻都不能离开其所爱的自由，很多浪漫派主人公非但耽于思辨丧失了行动的能力，而且看上去性格乖张、怪里怪气，不愿接受生活常规的一丁点约束。“连钟对他都意味着最大的折磨。钟一响他就得像工人、商人、公务员一样，立即把自己这时的心情撕得粉碎，对他来说这等于剥夺了苦难重重的人生所给予他的唯一一样好东西，即独立自主”(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1：49—50)。为了这份宝贵的“独立自主”，“连和别人的一切友好关系，只限于在能把别人看成是自己的‘自我’的客观化的情况下才可能存在”(罗素222)。“连友谊都很危险；婚姻还是更危险[……]绝不要接受任何官职。如果有人接受了，那就成了一个十足的约翰·安尼曼，成了国家机器中一个小得可怜的齿轮”(克尔凯郭尔，《或此或彼》上：317)。一句话，常规的生活是无法忍受的，为此他们甚至逃避职业，“因为选择一个职业意味着把全部自由和人生的一切特权换成受约束的状态，就像牲口被关进牲口棚一样”(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1：49)。因为不愿意以服从为代价换取发号施令的权力或不被发号施令的安逸，所以他们反感乃至痛恨整个社会的层阶结构，断难想象他们会为了得到某个社会的位置或角色而对上司点头哈腰。对充满了诸多陈规俗套的社会生活的弃绝或逃避，让他们愈发走向自我中心或自我孤立，“他和别人相处，总感到格格不入：他们的感觉和他的感觉不同，他们相信的东西他不相信。他觉得他们都被迷信、偏见、伪善风气和社会上不老实的做法所败坏，因此他不愿和他们接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1：50)。由是，他们身上存在着一种怪异悖谬的情绪—— 一方面泛爱人类，另一方面却又对现实中的所有人及一切社会关系漠不关心乃至厌倦排斥。

“不幸起因于不能承受孤独”。用拉布吕耶尔的这句名言开篇的《人群中的人》，是爱伦·坡表现“人群中的孤独”这一浪漫派常见主题的名篇。故事讲述的是叙述者“我”发现一位衰弱的老人一天一夜在伦敦大街上追寻人群：他漫无目标地一遍又一遍地过街，一走进繁忙的大市场，他又像最初所见的那样漫无目的在蜂拥的商人中间挤来挤去。夜晚来临，市场上的人群开始散去，老人紧张地环顾四周，快速跑过许多弯曲无人的街道，在一个散场的剧院门口，老人喘息着加入人群，似乎喘不过气来。入夜，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他开始变得踌躇不安，甚至紧跟着十多个狂欢暴饮的人走了一会儿。当黑暗的街巷里没有一个行人的时候，他焦躁地走向了伦敦最混乱可怕的地方——夜里的纵情者在肮脏不堪的路上来回摇摆，他一见到人便立刻来了情绪，就像即将熄灭的灯重新燃起一样。天亮了，他依然在来来回回地走，整个白天他没有错过街头的喧嚷。在坡的笔下，这个无名的老人，不吃不喝夜以继日地追逐人群，却始终无法在摩肩接踵的人流中得到他人的了解和认识，一直陷在无论如何都逃避不了的孤独之中。

二、孤独艺术家

弃绝了理性崇拜，浪漫派将所有范畴都用自我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的心灵体验来衡量的时候，理性宗教和自然神论中的最高价值便开始黯然失色不再赋有令人心驰神往的魅惑，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种精神上的浪漫归宿——不少浪漫派作家将诗与宗教、诗人与上帝联系在一起。“伟大的艺术家都是被选拔的，蒙受神惠的圣者”(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2：105)。谈到浪漫派作家的特质，勃兰兑斯称：

在古老的年代里，诗人是宫廷的达官贵人，像拉辛和莫里哀；或者是社会名流，像伏尔泰和博马舍；或者简直不过是个普通的有体面的市民，像拉封丹。如今，他变成了为社会所忽视的前生子，人类崇高的传教士，尽管因为贫穷而为人唾弃，然而却有星光照亮的前额和火焰般灼人的舌头。……他宁愿挨饿而死，也不愿用庸俗的作品贬低他的诗神的地位。(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5：17—18)

回眸文学史不难发现——以影响他人并为他者服务为目的，这是多少世纪以来文学艺术的决定性特征；而戈蒂耶等浪漫派作家却坚持要将诗与雄辩术区别开来，标举艺术的自足地位，倡导为艺术而艺术。伴随着美学从关于真与善的科学中剥离出来，浪漫派最终成功确立了艺术自由的观念；艺术自由大大解放了艺术家的创造力，浪漫主义因此注定演进成为一场最深刻的文学革命。

浪漫派作家喜欢写“人群中的孤独”，尤其喜欢将“人群中的孤独”与艺术家独特的命运相关联。这类作品往往关乎现实世界给艺术家带来的精神创伤，很大程度上乃是浪漫派艺术与生活、艺术家与大众关系的一种寓意性说明。“作家们此前也时常表达对‘公众’的不满，但这种情绪在19世纪初叶的文学中却变得强烈而又普遍”(Williams 33)。在很多浪漫派作家看来，“诗并不是人生和事业的表现，人生和事业倒要以诗为出发点。诗在创造人生”(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2：220)；而要创造人生，其前提便是要打破现实世界中那带来束缚的各式既定规制，“一个天生的艺术家，他的首要任务永远是在他的艺术领域里同传统的因袭成见决裂，在每个时代里都跃跃欲试地要向社会成规挑战”(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5：140)。的确，艺术家偏执的理想主义情怀与其置身其中的世俗现实环境是永远冲突的；不管艺术家拥有如何纯真的赤子之心或怎样忠诚于自己的艺术事业，他毕竟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意味着艺术家天才的激情与其同样无法弃绝的世俗幸福的理性算计也是不相兼容的。外在的冲突与内在的矛盾，这双重的挤压使得艺术家大都成为命定的悲剧人物：或者精神遗世独立肉身潦倒不堪直至死亡或疯狂，或者活着但却成为他人眼中的笑柄，变成所谓的“怪人”。

浪漫派制造了诗人被冷酷无情的社会和庸众所毁灭的悲情传说，孤独艺术家的毁灭乃浪漫派作家最热衷的题材。对既定现实中的一切，浪漫派作家似乎都有一份神圣的忧郁和愤怒。缪塞写道：“讨厌的家庭！该死的社会！混蛋的城市！去他妈的祖国！”(Grana viii)“神圣的孤独感”，乃贯穿于法国浪漫派大诗人维尼创作中的一条红线。《摩西》(1822)、《狼之死》(1838)均是其表现忧郁和孤独的著名诗篇。1832年，维尼发表了小说《斯泰洛》，同名主人公斯泰洛是个被社会所毁灭的悲情诗人。三年后，热衷于这一主题的维尼又将查铁敦搬上了舞台。《查铁敦》(1835)是一出现代悲剧：诗人查铁敦徒有天才，却不为社会所容，最后只能服毒自尽。像他这样的诗人是可怜的不幸者，完全为自己的想象力所主宰，没有赚钱能力，且也不想有此能力——查铁敦宁愿服毒也不愿接受每年100法郎收益但毫无诗意的工作。

查铁敦的悲剧揭示了一个悖论——作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作家期待或者要求得到的认可与时代实际上给出的评价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作为一个秉有灵感的特殊族群中的一员，作家精心为社会创制出来的作品却只能在一个狭小的圈子内获得推崇；作家承载着自己首肯并大力赞颂的价值，然而这些价值却并不为大多数人所认同。(Grana 41)

既是法律官员，又是艺术家和小说家，徘徊在世俗之人和艺术家之间，霍夫曼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艺术家在俗世中的孤独也就常常成为其作品的主题。一个秉有高尚情操的艺术天才乃不为世人理解的所谓怪人，这便是霍夫曼在小说《克雷斯佩尔顾问》(1816)中所表达的意旨。围绕着克雷斯佩尔，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作者描述了一系列荒诞不经的现象:他让工匠依据自己匪夷所思的创意修建了一幢设施完备却怪模怪样的住宅;他与人交谈时常常异想天开地狂呼乱叫:不是东拉西扯从一个话题迅速跳转到另一个话题,就是揪着某件事翻来覆去没完没了;他能制作最好的小提琴,但对自制或买来的好琴却从来是只拉一次;他的妻女都有着令那些女歌星们黯然失色的绝妙音色,但却也都无法摆脱某种先天就有的生理缺陷—— 一开口唱歌脸色就会大变乃至有丢命的危险,因此失去女儿之后的克雷斯佩尔竟唱着滑稽的歌在屋里蹦来蹦去……克雷斯佩尔行为怪僻,有着不为世人所理解的艺术天才,但人们却将他的所有言行都看成是毫无意义的病态行为,唯一能使他愿意与生活达成和解的亲人也都相继死去,他成了一个完全疏离于这个世界的孤独的怪人。小说结尾时,克雷斯佩尔煞有介事地说:"你可以当我是傻瓜,当我是疯子,这个我都不怪你.须知咱俩都被关在同一座疯人院中"(霍夫曼,《克雷斯佩尔顾问》17)。在小说《格鲁克骑士》(1809)中,霍夫曼重复了"孤独艺术家"的主题:大名鼎鼎的作曲家格鲁克面对着他人对自己作品不无错误的演奏和鉴赏,深感"荒芜围绕在我周围,因为没有跟我类似的灵魂走向我"(霍夫曼,《霍夫曼短篇小说选》290)。"我向不信神灵的人出卖了神圣,一只冰冷的手抓向这颗炽热的心"(294)。"我被诅咒,在不信神灵的人中像一个被驱逐的幽灵般漫游"(294)。

"所谓的自由就是要摆脱一切活动、一切职业、一切义务"(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5:126)。史南古的书信体自传小说《奥勃曼》(1802)中的同名主人公奥勃曼便没有职业,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特定的活动领域,没有密切的亲友圈子,没有家庭,没有爱情,没有信仰,只有充斥着心灵纤细到病态的敏感与满脑子稀奇古怪的想法——小说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下面这些信写的是一个感想多而行动少的人的种种想法"(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1:46)。可能正是因了这份敏感和太多的想法,作者史南古在小说结尾才安排奥勃曼去当一个作家。"在浪漫主义派的诗文创作里,无用之人总是最具诗意的人物"(克尔凯郭尔,《克尔凯郭尔文集1:论反讽概念》244)。

三、作为个体本质或命运的孤独

"浪漫派高度推崇个人价值,个体主义乃浪漫主义的突出特征"(Barzun 6)。在浪漫派作家笔下,难以名状但却深透骨髓的那种孤独感固然来自于社会,实却更源自于自身;作为某些个体独有的精神境遇,孤独实乃他人和社会都无力消解的精神宿命。这就有大文豪罗曼·罗兰所谓:"人生只有一个朋友,而且只有少数天才人物才有——这就是孤独"(转引自安息孟4)。而"世纪儿"正是这属于少数的天才人物:他们觉醒了,但觉醒后的命运则是成为一个个孤独的个体。"厌倦与孤独,乃浪漫主义时期反复出现的文学主题"(Hemmings 112)。"孤独本能对社会束缚的反抗,不仅是了解一般所谓的浪漫主义运动的哲学、政治和情操的关键,也是了解一直到如今这运动的后裔的哲学、政治和情操的关键。在德国唯心主义的影响下,哲学成了一种唯我论的东西,把自我发展宣布为伦理学的根本原理"(罗素222)。

浪漫派对理性逻各斯的扬弃,使得人类第一次与"荒诞"正面相遇;现代西方第一位"荒诞哲学家"由是在浪漫主义时代应时而生。19世纪中叶,克尔凯郭尔从个体性出发把孤独感提升到哲学层面做了深入阐发。

克尔凯郭尔的所有哲学论题都建立在对个体的思考之上。在实在的生活层面,"就像一株孤傲的冷杉,兀然而立,直指天际,我站立着,不留下一丝荫影"(《克尔凯戈尔日记选》28)。而其精神的探究则几乎可以被看成是来自他个人绝对孤独世界的尖锐回声:"我所写的一切,其论题都仅仅是而且完全是我自己"(《克尔凯郭尔文集1:论反讽概念》中文版序2)。在他看来,真正的人必须保持体现着其人格完整性的绝对孤独;作为独立的精神个体,作为自己对自己的反观和自省,自我在本质上只能是一种排他性的、孤独的精神存在。因此,他无疑会无条件赞同其德国浪漫派前辈荷尔德林的名言:"在美妙的孤独中,我时常生活于我自身之中"(115)。

克尔凯郭尔毕其一生都在撕扯"国家""民族"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人民”“共同体”这类集体概念的虚伪面纱。伴随着对黑格尔庞大唯理主义理论体系的清算与批判,他努力将个人从“公众”中剥离出来。他坚称公众是“一个幻象,一个精灵,一个巨大的抽象,一个无所不包的虚无”(转引自吴晓明112);他坚信每个个体的存在自有其主观性,其作为人的意义绝不应消解在任何“群体”的概念之中;存在是具体的,每个人都处在不断地变化—生成中,个体在任何一个阶段都具有不确定性和未完成性,因而个体只能在对自身存在的关注中发现自身,每个个体都必须在直面孤独的痛苦中体验自身。克尔凯郭尔认为所有关于群体性生活价值的说辞都在架空与背离个人的生命意义,“群众所在之处,即是虚妄所在之处。因之,即使每一个人在私下里都具有真理,然而一旦他们聚集在一起,成为噪杂喧闹的群众,虚妄就立刻明显可见”(考夫曼89—90)。

人与人在生活层面虽有许多相似的共同体验,但每个个体都有着自己不能被他人所全部理解的精神愁苦;面对他人和群体,个体多呈现出在审美和伦理层面上无法消解的孤寂——疏离感。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孤独感,既是个体为发现自我而远离他人返回自身时所不得不接受的不适意绪,也是个体超越局部表象向浩瀚世界敞开因而领受自我渺小卑微的那个瞬间的尴尬表情。就此而言,孤独作为个体生存所必须面对的体验成为了一种根本性的存在。的确,作为自我意识的一种重要形态,孤独让人独自面对并感知到生命幽深处的那些神秘古奥的东西,并由此成为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一种独特的精神—情感标识。在喧嚣的人群中,人有可能会突然体悟到最深沉的孤独——那是一种人与自我、人与上帝之间所发生的神秘、深沉的低语。虽说一生都深爱着蕾琪娜,但因为坚持要做一个精神独立的“孤独的个体”,克尔凯郭尔最终放弃了与她结婚的选择;“你是我的爱,我唯一的爱,当我不得不离开你时,我爱你超过一切”(《克尔凯郭尔文集1:论反讽概念》中文版序6—7)。“我必须囿于我隐私所营造的囚牢,直至我的末日来临,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远离他人的群体”(克尔凯郭尔,《克尔凯戈尔日记选》133)。

在克尔凯郭尔看来,作为一种主观真理,基督教信仰直接与个体之主观性相关;而主观性或内在性的东西只能为个体自身所独有,所以,信仰就是孤独的个体在恐惧和绝望中走向上帝,上帝也只对个体的忏悔进行审判和救赎。他坚称,人之基于个人体验所形成的主观意识乃世界上唯一的实在,真实存在的东西只能是存在于人的内心的东西,而人的存在、上帝的存在则均是通过恐惧、痛苦、绝望等生命体验才得到揭示。上帝的殿堂就建筑在人的内心深处,对上帝的信仰只能靠人内心深处的直觉和顿悟去体验和领会;只有内在地意识到自己的罪并感到沮丧、悔恨和绝望,孤独个体才能瞥见上帝的存在。信仰是绝对私人的事务,成为信徒意味着与上帝建立一对一的关系;因此,克尔凯郭尔始终坚决反对用教会所主导的那种群体信仰的方式来面对上帝。他认为每个个体都独立地具有自身的罪,只有自己才能对此做出判断和忏悔;而信仰就是每个个体在孤独中向上帝忏悔、与上帝交流的精神过程,因为一个人只有在孤独中、在孤独的自我反思中,才能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才能够在悔罪意愿的驱使下走向上帝,才能够在信仰中成为那“无限的自我”。一言以蔽之,在面对上帝时,个体在宗教层面上体验到了其作为信徒必须承当的孤独。

“我只有一个朋友,那就是回音。为什么它是我的朋友?因为我爱自己的悲哀,回音不会把它从我这里夺走。我只有一个知己,那就是黑夜的宁静。为什么它是我的知己?因为它保持着沉默”(克尔凯郭尔,《或此或彼》上:22)。“我还有一个密友——那就是我的抑郁,它常常在我兴高采烈,埋头于工作之际前来拜访我,将我唤到一边”(克尔凯郭尔,《或此或彼》上:556)。克尔凯郭尔为自己自始至终是一个孤独的人而自豪,他认为“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是:在多长的时间里,以及在怎样的层次上他能够甘于寂寞,无需得到他人的理解。能够毕生忍受孤独的人,能够在孤独中决定永恒之意义的人,距离孩提时代以及代表人类动物性的社会最远”(克尔凯郭尔,《克尔凯戈尔日记选》103)。个体的本质寓于其孤独之中,克尔凯郭尔大部分神学和哲学论题都是从其作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为“孤独个体”之内在主观体验中生发;作为其哲学建构中的核心论题,克尔凯郭尔的“个体性”的思想在西方哲学的现代演进中影响深远。他由“孤独个体”之“内在性”或“主观性”所展开的“个体性”哲理建构直接开启了中经尼采直到萨特的哲学革命:“真正体验到基尔凯戈尔和尼采思想的哲学家绝对不会再在学院哲学传统模式内从事哲学探讨”(巴雷特12—13)。

四、孤独:从“忧郁”到“荒诞”

作为一种深刻的生命体验,孤独乃主体与群体相疏离而导致的一种心理挫败与精神失落。对一般人而言,即便他能够忍受诸如饥馑或压迫等各种痛苦,也很难忍受那全然的孤独。所有人都可能会孤单,但只有天禀卓越的人才能承受并拥抱孤独这份特殊的精神苦痛。“有些人成群结队才觉得快活。真正的英雄是独自快乐”(波德莱尔,《私密日记》242)。生活的单调与重复、生命的卑微与有限都会激发寂寞感与空虚感,“生活的有限性激发的是一种忧郁的感觉,唯有朝向无限突破的人才是有意义的”(沃维尔43)。

19世纪伊始,形单影只面容苍白的勒内以其踉跄的步履触发了正在时代深处潜滋暗长的“世纪病”——一种以孤独不安作为标识的、灵魂深处难以排解的忧郁。是的,勒内有一种天生的忧郁,忧郁且自我;忧郁的他异常孤独,且这份孤独与人群中常见的那种孤单大不相同——勒内的孤独因内里的悖论而显现出难以名状的荒诞:他表面冷漠,但内心却压抑着巨大的热情——教堂的钟声让其联想到每过一小时就会增添一座坟墓,他便会流下热泪。他不乏精神的热忱,但目之所及却是一派荒凉——独自观赏飘忽不定的云朵,静听林间洒落的雨声,失神地观看落叶随着流水飘逝,感到人的命运就像落叶一样可怜。他性格古怪、孤僻,觉得世上没有一个知心人,只能登上高山去呼唤理想的爱人。他常常夜半惊醒彻夜不得安眠,也常常白天在野外狂走——即使大雨淋头,雾淞扑面。他总在梦想中挥汗如雨却并无半点行动的意志与实干的能力,所以无论如何他都觉得缺少东西来填补生活与内心的巨大空白,只能在呆愣愣的冥想中越发陷入难以自拔的孤独……

勒奈的沮丧情绪,他的以自我为中心,他表面的冷淡和内心压抑的热情,在那个时期许多有才华的作家身上,在他们创作的许多最出名的人物身上都有所表现,而且同这种外在原因无关——例如,蒂克的威廉·洛维尔,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朱丽厄斯,拜伦的科塞尔,克尔恺郭尔的约翰纳斯·福佛爱伦和莱蒙托夫的《我们时代的英雄》。它们成了十九世纪初期欧洲文学中男主人公的共同特点。(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1:42)

感性与理性、自由与秩序的乾坤大挪移,使得高大威猛、神武圣明的一干古典主义高大上主人公独霸文坛的局面为之一新。各式形貌各异既往只配受到挖苦嘲笑的孤僻古怪人物,突然从幽暗的周边角落冒出来,大摇大摆地步入舞台的正中央。诸多浪漫派主人公“陷于梦幻,进入忘我的境地,深刻却不活泼,崇高却不热情,充满活力却没有意愿”(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1:55),耽于思辨但却丧失了行动的能力。因为一刻都不能离开其所爱的自由,他们看上去一个个都显得性格乖张、怪里怪气。“群体中的孤独”作为浪漫派主人公的基本精神属性,意味着他们都是一些遗世独立、卓尔不群的“怪人”。作为未被驯化或者无法驯化的特殊个体,浪漫派作品中大量充斥的“世纪儿”形象或“拜伦式英雄”,大都具有倾向于无限—绝对自由的精神特性,这使得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了反常、反体制、反文明、反社会的无政府主义者。维特的“烦恼”,勒内的“彷徨”,奥克塔夫的“迷茫绝望”,曼弗雷德的“世界悲哀”……这些在深重的孤独中无所适从、焦躁不安的灵魂,其“忧郁”中所涵纳着的正是存在主义哲学大肆张扬的孤独、烦闷、恐惧、绝望、虚无等体现着“荒诞”观念的现世生存体验。正是经由对孤独个体之精神矛盾和情感悖论的聚焦,浪漫主义文学为存在主义哲学进一步阐发“非理性的人”做好了准备。

存在主义将“荒诞”界定为个人在世界中的一种生命体验——它既是颠覆理性-信仰后无所依凭的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孤独感，也是对未知可能性的恐惧和人生无意义的绝望。从勒内、哈洛尔德等忧郁成性的诸多“世纪儿”形象中可以见出：孤独、恐惧和绝望，连同厌倦、疯狂和迷醉等，均是浪漫主义时期文学表现的标志性现象。在著名批评家亨利·雷马克列举的浪漫主义的几个核心要素中，“个体主义”与“厌世忧郁”赫然联袂在列(Ferber 7)。“我所感到的，是一种巨大的气馁，一种不可忍受的孤独感，对于一种朦胧的不幸的永久的恐惧，对自己的力量的完全的不相信，彻底地缺乏欲望……我不断地自问：这有什么用？那有什么用？这是真正的忧郁的精神”(转引自波德莱尔《恶之花》75)。正是以浪漫派作家笔下那些忧郁成性、充满悖论的古怪形象为基础，作为个体本质或命运的“孤独体验”才在19世纪中叶克尔凯郭尔的哲学探究中进一步发酵成为构成“荒诞”观念的核心要素。

参考文献：

[1]安息孟：《孤独的哲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

[An Ximeng. *Philosophy of Solitude*. Ningx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2]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段德智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

[Barrett, William. *Irrational Man. Translated by Duan Dezh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9.]

[3]Barzun, Jacques. *Classic, Romantic and Modern*. Secker & Warburg, 1962.

[4]夏尔·波德莱尔：《恶之花》。郭宏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Baudelaire, Charles. *Les Fleurs du Mal*[*The Flowers of Evil*]. Translated by Guo Hong'an, Guangxi Normal UP, 2002.]

——：《私密日记》。张晓玲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

[--- .*Secret Diaries*. Translated by Zhang Xiaoling,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7.]

[5]格奥尔格·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Brandes, Georg Morris Cohen. *Main Curr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 Vol. 1. Translated by Zhang Daozhen,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8.]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分册)。刘半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Main Curr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 Vol. 2. Translated by Liu Ban Jiu,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8.]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三分册)。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Main Curr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 Vol. 3. Translated by Zhang Daozhen,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8.]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李宗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Main Curr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 Vol. 5. Translated by Li Zongji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2.]

[6]乔治·戈登·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杨熙龄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

[Byron, George Gordon. *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 Translated by Yang Xiling, New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6.]

[7]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夏多布里昂精选集》。许钧选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0年.

[Chateaubriand, Francois- Renéde. *Selected Works of Chateaubriand*. Edited by Xu Jun, Shando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0.]

[8]本杰明·贡斯当：《阿道尔夫》。刘满贵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Constant, Benjamin. *Adolphe*. Translated by Liu Mangu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7.]

[9]Ferber, Michael. ed. *A Companion to European Romanticism*.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5.

[10]Grana, Cesar. *Bohemian versus Bourgeois*.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64.

[11]Hemmings, F. W. J. *Culture and Society in France: 1789-1848*. Leicester UP, 1987.

[12]E.T.A.霍夫曼：《克雷斯佩尔顾问》。《伊尔的维纳斯铜像》，杨武能主编，郑克鲁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4页.

[Hoffman, E. T. A. “Rat Krespel.” *The Venus of Ille*, edited by Yang Wuneng, tanslated by Zheng Kelu, et al., Guizho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7, pp. 1-24.]

——：《霍夫曼短篇小说选》。王印宝、冯令仪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Hoffman*. Translated by Wang Yinbao and Feng Lingyi,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6.]

[13]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

[Hölderlin, Friedrich. *Hölderlin's Collected Works*. Translated by Dai Hu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9.]

[14]W.考夫曼:《存在主义》。陈鼓应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

[Kaufmann, W. *Existentialism. Translated by Chen Guying*, et al.,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7.]

[15]索伦·克尔凯郭尔:《克尔凯郭尔文集1:论反讽概念》。汤晨溪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Kierkegaard, Søren Aabye. *The Concept of Irony*. Vol. 1.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Kierkegaard*, translated by Tang Chenxi,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5.]

——:《克尔凯戈尔日记选》。罗德编,晏可佳、姚蓓琴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The Diary of Kierkegaard*. Edited by Luo De, translated by Yan Kejia and Yao Beiqin, Shanghai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2.]

——:《或此或彼》(上)。阎嘉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Either/Or Part I*. Translated by Yan Jia, et al.,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8.]

[16]爱伦·坡:《爱伦·坡短篇小说选》。孙法理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

[Poe, Allan.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Allan Poe*. Translated by Sun Fali, Yilin Press, 2008.]

[17]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

[Russell, Bertrand.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Part II*. Translated by Ma Yuande, The Commercial Press, 1976.]

[18]Travers, Martin.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uropean Literature: From Romanticism to Postmodernism*. Macmillan Press Ltd., 1998.

[19]米歇尔·沃维尔:《死亡文化史》。高凌瀚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Vovelle, Michel. *Cultural History of Death*. Translated by Gao Linghan, et al., China Renmin UP, 2004.]

[20]Williams, Raymond.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 1950*. Chatto & Windus, 1958.

[21]吴晓明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序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Wu Xiaoming, editor. *Classical Texts of Philosophy in the 20th Century*. Vol. 1. Fudan UP, 1999.]

"Solitude" of Romanticism: From "Melancholy" to "Absurdity"

Zeng Fanting

Abstract: "Solitude in the crowd", which is considered as the fate of modern man, was positively represented by Romanticists for the first time through the melancholy image of "Child of the Century". Henceforth, the conflicts between individual and society and between elite and mediocrity became a major subject of the modern literature in the West. With a probe in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notion of "solitude in the crowd" and the unique fate of artists, Romantists produced tragic legends about the obliteration of poets by the relentless society and the mediocrity that surrounds them. It is based on the Romanticists' portrayal of eccentric characters, who appear to be both melancholy and paradoxical, that Kierkegaard redefined the notion of "solitary experience" as the individual essence or fate in his philosophical inquiry and developed it into a core element in the concept of "Absurdity". Also, thanks to its persistent concern over the mental conflict and emotional paradox of the solitary individual, the Romantic literature clearly paved the way for the Existentialist philosophy to further elucidate the nature of "irrational man".

Key words: Romanticism; solitude; melancholy; absurdity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